

我們相應如是 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 (2017-2022)

一系列尚在持續發展，跨學科的作品，以一個非人、見證過深層時間——冰——的長者視角敘說的極地神話，召喚景象中的鬼魂將之轉化為回聲，在未知未來的回響中聆聽。

錄像 Video



將詩與檔案資料並置，影片訴說維多利亞英國對於冰河時期的焦慮的故事，對於這股從邊緣入侵包圍的力量，一種失去方向感的恐懼震顫了這個殖民帝國，直至今日都能感受。影片中，一位外星人般的人物穿越著無垠的白，如奧維德的變形記般轉化成閃爍的冰。

圖像在瀕危且將成為神秘的聲景上浮動：四和弦樂的啟發源自極地現場錄下的冰塊碰撞、船鳴、強風。節奏則是藝術家身體的顫抖幅度，動態源自十九世紀晚期與藝術家在場時的溫度差異。維多利亞時期作曲家 Edward Elgar 的那首《雪》The Snow (1895) 的破碎旋律慢慢爬上侵蝕著圖像。這曲弦樂四重奏成為一個共鳴的腔體，演奏著極端、未知、後人類的未來，聲聲敲擊著無法定位的拓樸警鐘。

攝影輸出 Print



顛倒地圖是五張一系列的攝影輸出，追溯在一片地外景象中，一個來自赤道的生命體神話般的存在，猶如一場在普遍由理性掌管的世界中，仰賴直覺的神秘宇宙學。

聲音作品 Sound works

第一章: 次幸福大陸 CHAPTER 1: SUBCONTINEMENT

「次幸福大陸」是個從我的極地考察之旅發展出的宣言，在極地那樣可比擬作外太空模擬實驗的風景中，我直面自己棕色皮膚與身體的異化感。是一系列的虛構的冰檔案、南亞未來主義、新創的「次幸福大陸」(subcontinentment) 詞彙，並將極地與次要大陸的地理連結反編年化。

在將文字轉化為聲景的過程中，大衛與我因緣際會地在我的極地錄音，以及封城期間的德里那荒蕪、超現實的聲音環境中找到可對應的交會連結。烏鴉的啼叫在這座複音城市的蒼穹中凝滯，而穿插的海鳥的尖鳴，則在「白種」大陸的遼闊虛空中提醒著生命的孤獨痕跡。風向煽動著空氣、資本、傳染病與共情的循環。石頭碰撞著結冰水面的異星般的回聲如爆竹，以過分熱烈的慶賀姿態攪亂了空氣。گھنگرو, ghungroos 是腳踝的金屬鈴鐺，繫在白日的廟宇舞者，夜晚的性工作者身上，或僅是結冰河面上的冰。

攬權者下令的鍋碗瓢盆敲擊聲，好似能緩解延展「休息」一詞所累積的壓力、驅散流行疫情，以公民化議程 (communal agenda) 來取代病毒。永凍層如碎冰蓮葉，以根莖學的塊莖結構融化。在清晨綻放、在黃昏闔上的睡蓮，就像讚美阿拉所吟唱的詩句，於基底迴響。

第三章: 南極洲是個酷兒派對，直到殖民白種屁前來取締

CHAPTER 3: ANTARCTICA WAS A QUEER RAVE BEFORE IT GOT BUSTED BY COLONIAL WHITE FARTS

南極洲是個酷兒派對，追溯猜想的歷史，以及南極洲是如何成為一種假定的存在。以非線性的方式敘說著西方對於野蠻地下世界的想像，這樣的想像多半由猜測與恐懼驅動。而將同樣的想像反轉化成一種烏托邦之地的渴望：這個地方不會擠滿著變形軀體與精美觸角的可怕怪物，沒有教條與直線；這個地方因融化在霧中而得以逃脫地圖的格線。它的音樂是類比的與錄音版的小壞蛋，一份對電子舞曲(EDM)與 90 年代的銳舞 (Rave)節奏的原音重現。藉由單軌錄音，搭配實境聲響組成的鼓，David Soin Tappeser 反轉、模擬並向當代酷兒派對文化致敬。